

文化的繁荣与小说的突围

毛克强 袁 平

【摘 要】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是文学的繁荣。小说是文学的主力军,尤其是长篇小说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发展的高峰。但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多为社会病垢,即使花大力气评选而刚出炉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难以以为社会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最优秀的传世之作,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必须突围,要从性格刻画和性格批评提升到人格塑造和人格批评。从古代神话的“神格”,到当代小说的人格描述,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创作基础,现在是文化自觉的提升阶段了。

【关键词】文化繁荣;突围;人格塑造;神格;提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37-4

当代小说的创作,在数量上不谓不繁荣,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近年来每年都达到数千部,但是这并没有构成当代文学真正繁荣的局面。近年来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批评言辞颇为激烈,作家韩少功直批“当代文学病得不轻”,认为小说创作是整体的后退。^[1]批评家孟繁华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处于“守成”和“向后看”的状态,缺少“大说”的气度。^[2]批评家何西来批评一些作品丧失道德判断与要求,趣味低俗,欣赏残酷和人性之恶,把作品作为泄欲的工具。^[3]雷达直接指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缺失生命与灵魂,缺失精神价值,缺失精神超越,缺失原创性的创新。^[4]面对小说创作数量上的繁多,早在六年前李敬泽就认为中国一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出版,及格的不超过20部。陈俊涛也认为每年

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中,能够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不过10部。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代表国家最高文学荣誉的评奖,自开评以来,质疑与批评之声就没有断过,最典型的是洪治纲在1999年就针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和评奖本身,一口气提出了22个质疑。对获奖作品是否代表长篇小说的高峰、评奖的局限性、评奖机制的缺陷、“史诗性”的单一价值追求、对长篇小说创作缺乏促进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实他的结论就是一个:当代小说缺乏最优秀的作品。^[5]

小说创作为什么难以涌现优秀作品,难以出现大气的传世之作?当然,文学的真正繁荣要靠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要靠政治的昌明和适合文学生长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要靠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要靠作家生命的写作和灵魂的探求,靠作家价值的建树和精神的追求,靠作家孜孜不倦地对艺术的探寻和创新。但是,我们也要从小说创作方

〔作者简介〕毛克强,宜宾学院教授;

袁 平,宜宾学院副教授,四川 宜宾 644000。

法和批评去思考,找到提升人物塑造的新方法和促进创作的新的批评方法。

当代小说的创作方法,长期滞留在人物性格刻画上;对小说的研究,也长期囿于人物性格和典型性格的批评上,小说理论一直滞后于创作,不能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我们知道,小说从神话发端,经历了神话与传奇的纯叙事,到人情化叙事,到以人物性格为主体辅之以环境描写和事件铺叙的三位一体叙事这三个阶段。小说要素三位一体的叙事,是自明清小说逐渐成熟起来的,近现代西方小说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强化了人物性格刻画的主体地位。即使后现代的精神分析、意识流的加入,也没有动摇小说凸显人物性格的主体地位。

刘再复先生曾经力图突破小说创作的长期自我封闭状态,提出了“人物性格组合的二重原理”,他梳理了小说创作经历的故事化阶段、性格化阶段和内心世界审美化阶段的三个阶段,但是他对机械单一的性格刻画是不满意的。顺应时代的需求,他主张应该从人物丰富复杂的人性和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从而提出了“二重组合原理”,试图解决当时人物形象的单一和扁平的弊病。应当说这个原理的提出,对1980年以后的小说创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确实打破了单一性格的垄断,走进了小说人物性格和内心刻画丰富的画廊。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人格心理学也才开始起步,文学对人的认识还缺乏理论指导的武器,因此刘再复的性格组合原理也不过是对性格论的改良或修补,对小说创作的指导也就很快偃旗息鼓了。

刘再复以后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小说人物创造的提升问题。葛红兵提出小说要对当代生活做整体判断,也就要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人生性质进行总体判断。王鸿生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雷达更是明确主张出现一种“第四种叙事”,塑造乡村中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放眼世界的优秀小说作品,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不拘泥于人物的某一性格刻画,而是立足人的整体塑造和人性的全面把握。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保

尔·海泽就主张小说要反映重大的人类命运;获奖作家伊弗·安德里奇认为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人和人性。

二

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语言和模仿来实现的。中华文化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而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知行统一、道德完善和重天道义,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

人格一词的基本含义,来自于西方人格心理学,又具有中国文化独立的意义。黄希庭教授认为人格是全部心理品质和形象品质的整合,包含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显的。^[7]人格是一个个体人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从人格构成得知,性格不过是个个体人的人格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以前长期用人的性格刻画来代替人物形象,用人格理论来检验,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以点代面的。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理论体系,是在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下成型的,至今这些理论体系对我们创作中对社会人的认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它们的了解是必要的。

人类学家维克多·巴诺尔在《人格:文化的积淀》一书中,用许多民族文化的实例阐述了文化与人格的内在联系,认为人格不仅是生理性的,更是文化的产物,这就使人格形象的塑造具有了文化的深厚内蕴。中国的古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是中华文化对人格的感悟和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涌现的人格形象典范,却坚实的存在。从治水的大禹到忧国忧民的屈原,以及狂傲不羁的诗仙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陶渊明;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争取民主自由不畏强权的闻一多、朱自清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格图谱,已经为小说人格塑造提供了原型和丰富的途径。小说的文化人格塑造,既有个体细节元素的细致精彩的描述,又有人格的整体呈现,是性格刻画所不能比美的。

三

神话不仅是小说叙事与虚构的源头,也可以探寻到人格塑造的轨迹。鲁迅就说过:“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8]“神格”的概念,是对小说人格原型的最好的概括。神话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人格的原型意象,精卫和夸父是悲壮型人格原型;女娲和羿是壮美的英雄人格原型;刑天是悲剧的反抗型人格原型;穆天子和西王母则属于浪漫型人格原型。

具有人格气度萌芽的是魏晋风度熏染下的志怪和志人小说,一方面发展了神话原型意象,贴近了现实生活,使小说文体与现实产生了联系;另一方面试图把传奇叙事与人物刻画结合起来,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特征以凸显人物形象,有了人格形象的初步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王蓝田(《王蓝田》)耿直、性急而心胸大度的文化人格;干将、莫邪(《三王墓》)的反抗与复仇型人格;李寄(《李寄斩蛇》)的壮美型人格。

唐代传奇完成了小说的基本要素的构造,接近了现代小说的观念: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构成和完整叙事,以及创作意图的实现。尤其是唐代传奇中的一些人物,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人物的整体丰富性,而不是单纯的性格刻画,凸显出人格形象。唐代佚名的《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精属于神话的魔幻意象,是邪恶人格的象征,但是作者赋予它人性化的人格特征,使得这个传奇形象变得十分丰富。李朝威的《柳毅传》把书生李毅威武不能屈的耿介人格描述得栩栩如生,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儒生形象,具有神话中壮美人格要素,开拓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形象。

宋代话本偏重于市井化叙事,但是某些作品中人格形象塑造的轨迹,还是有踪可循。《蓝桥记》里对裴航的双重人格的刻画,《风月相思》对冯探忠贞人格的塑造,《张子房慕道记》对张良的隐匿人格的描写,《阴鹭积善》对林积的诚信人格的叙述,都可以见出话本中的人格塑造的灰踪蛇迹。

明清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人物形象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心,而人物性格的刻画成为审美标准。金圣叹在点评《水浒》时提出的“性格论”,不仅是对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还早于西方小说四百余年,奠定了近现代小说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天看来,金圣叹等提出的性格,更关注人物的整体形象的个性化描写,更接近人格形象的整体凸显。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的“奸雄”人格,刘备的“仁厚”人格,决不是单一的性格特征可以表明的,其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多面性,给我们较早地展示了人格形象的魅力。《水浒》中宋江的忠义型文化人格,《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英雄成长型人格,《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性成瘾病态人格,《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被扭曲的意淫型人格,都是我们今天研究人格塑造和人格批评的典型范例。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中和西方小说、俄罗斯文学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基本走向成熟。而中国小说成熟的起点是很高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家们,一开始运用小说来反映社会,就是从人的国民性的整体高度出发的,鲁迅笔下的狂人、阿Q、孔乙己等小说人物形象,已经就是文化人格形象了。由于鲁迅过早停止小说创作,和整个民国时期激烈的文化冲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小说很快成为斗争的工具,鲁迅等人开创的人格塑造戛然而止。

新中国前17年的小说创作,虽然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许多人物形象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其奥妙就在于彼时的一批从战争年代的硝烟和生活中走过来的作家,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单一的性格模式刻画人物,而是把脑海中的一个鲜活的人物整体地托出,无意中契合了我们所讲的人格塑造,这就创造出一批诸如朱老忠、许云峰、江姐、林道静、杨子荣等虽然色彩单一,但不乏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在文学春天的百花繁荣的时代氛围里,虽然还囿于性格理论的框架,但不少作家的创作都在努力探索比性格更丰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途径。梳理新时期小说发展史,可以看到在正常人格塑造方

面对坚守型人格的塑造,对理想型人格、英雄型人格、自然型人格、小农型人格、虚伪型人格等的塑造;在病态人格方面对双重人格、扭曲型人格、性变态型人格、欲望型人格、精神分裂型人格等的塑造,都说明了人格塑造与人格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和无源之水,已经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创作实绩作为基础。

四

小说的突围,还要有积极健康、科学的批评。近年来的小说批评除了媒体捧场、媚俗的所谓批评遮蔽了评论家真实的话语权以外,小说的批评方法也需要提升和发展。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语言形式批评和心理批评等方法,都是围绕人物的性格刻画来进行的。小说批评要起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引领作用,还必须建立更科学全面的批评方法,这就是小说文化人格批评方法。要从已经习惯的对人物性格单一的审美中解放出来,从更宏阔的视野审视和评价人物的整体人格形象,把人格理论和小说的美学意义有机结合起来,对小说人格形象进行感悟、分析、研究和审美评价。

人格批评的特征呈现为对小说人物整体性、动态性和个性化的审美的统一。首先是借助于人格心理学,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评价小说人物形象,达到整体性与个性的统一,人物的成长历史与现实时

空的统一,人格系统与人格诸要素的统一。其次,人格批评关注人格形象塑造定格与发展变化的统一。人格形象一旦塑造成功,即人物造型的定格,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人格的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较大的环境变化、人生突然的际遇、疾病的影响,都可能引起人格的某些要素或者人格整体发生变化。第三,人格批评推崇个性化的人格形象。人格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即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即美国人类学家巴诺尔说的“基本人格类型”,我国人格心理学家黄希庭教授概括的“群体人格或多数人格”,是某一族群人格类型的共有属性。而个体人格,由于其人格要素的差异,在共性之外又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心理学家更看重人格的独特性;而在文学家和批评家眼中,同样看重人格的独特性。人格批评吻合了文学的个性化原则,既要分析和研究人格形象的共性,更要分析研究和评价人格形象的独特的个性。

最优秀的小说,需要大学识、大气度、大视野和大手笔的作家。然而不管作家大小,都是从对人的感受和认识开始的。如果我们的创作一开始就关注了对人物的整体感受和认识,那么塑造出的人物就必然是丰富而厚重的艺术形象。人物的审美价值,是小说的核心价值,小说的突围途径,就在于人物塑造方法的提升,开创人格塑造的新的创作方法。

【参考文献】

- [1] 韩少功.当代文学病得不轻[N].科学时报,2006-12-19.
- [2] 孟繁华.边缘经验与“超稳定文化结构”[J].南方文坛,2007,(2).
- [3] 何西来.对当前文艺创作状况的若干认知和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1-9.
- [4] 雷达.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N].解放日报,2007-1-21.
- [5] 洪治刚.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 [6] 周玮.文化部部长蔡武连发六问谈“反三俗”[EB].新华网.2010-8-6.
- [7]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8.
-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7.

(责任编辑 苏 宁)